皇明史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十四

汪羅傅楊李趙劉列傳第十二　　東莞尹守衡著

汪河者桃源人也上定金陵河以吏給事中書省時時上前有所陳說皆稱旨擢大都督府都事是時上方撫有江東諸郡而師行日有聲元臣察罕　起收復河北作書遣好下以分上覽已上故知其規我也以河倜儻有材辯可任使使河往報之亡何察罕死家古代之以其甥擴廓帖木兒來修書好上復令河往報擴廓留焉上爲河[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行以爲生若質沒者[illegible]也又留

不當何故秦人斷絕於楚楚親良將渡伐匈奴匈[illegible] 地

蘇武 [illegible] 八欲藉怨之淺見奈何闕下反效之乎書三致

不合 [illegible]年不[illegible] 河即纍然楚內哉不少屈遜矣洪武

元年 十 河洛迺命北走定西河乃完飭還歸上印日

陞河 部侍 河在虜中久具悉虜事上方略擬廓覓

不得 加于我河乃也尋遷御史其字數倘不成陳謹論

主多容納其後封建親王河拜晉相 卒

維復仁古水人也初多偽漢 [illegible]及我兵下九江杖策來

歸太祖、 左右甚信用 [illegible] 胡[illegible] 今縣其

招諭臨江表州諸郡皆來下太祖爲吳王陞中書省諮議偽漢敗守武昌太祖使復仁説之降語在開國紀撮子監助教以老故賜小車出入燕見輒賜坐食飲太祖即帝位遷翰林編修洪武二年占城來貢言安南侵奪其疆域地上命復仁齎詔往諭安南歸地占城罷兩國之兵而還安南遺之金貝土物悉却之上嘉之曰不受其餽是也拜弘文館學士復仁敦茂簡僕見若草野居偶而胸中了了太祖與談率意陳得失無所顧避常操南音以對太祖顧賢其質呼爲老實羅而不名嘗

其弟復仁方操筌具完璧急呼妻抱兒坐上上曰賢且宜居此賜第城內天壽節製水龍吟一闋以獻上嘉賜之禮幣尋乞致仕許之陛辭賜大布衣題其裾曰性雖粗率忠直可嘉賜汝布衣放歸田里久之上復思而召之乘傳至京師見上上大喜復仁奏减江西秋糧軍籍等數事上皆可之留三月上憐其老賜玉帶名爲鐵柱杖及家僮飲食具遣還家

傅安字志道太康人也洪武中爲都督府吏起歷四夷選事今人鴻臚序班　授兵科給事　二十八年改禮

科都給事中奉使西域通百道安至撒馬兒罕國王帖木兒自以遠中國負固不守外藩禮且欲安爾臣安曰我天朝命使誰爲汝臣耶且陳國家威德溥浹內外聞不臣服汝何敢與我中國敵也王曰我國土何朵，中國令人導安從所行所經所至地方萬千餘里始送其國以安始終將爲留遂不還歸永樂五年王死頭目哈里今虎多遷乃送安還朝因獻名馬珠玉謝罪安初同行太監劉帖御史姚臣皆自物故官軍千五百人生還者十有七人而已上以安羈西域十三年不屈節

賜第免朝十三年奉使往封別失別里納里失里見羈北虜復留九年洪熙元年始歸時安冊且期頤矣安自念老病不復能任事上書乞骸骨言臣離冊膝下使絕域先後二十二年今幸生還獲得以白首餘生承歡日夕請賜勅命榮養吏部言安歷年雖久未經部考例不得授上曰安使遠邊留滯廿餘載良苦何例爲予安勅命歸養令有司歲給月米一十二石仍與夫二名宣德四年卒上特遣官祭塟子霖以舒及方正薦授通政司知事遷錦衣衛經歷改六安州判官

論曰汪河以修敵好而受俘繫所不以之辱故若比酈
生幸耳而敵人要領巳豫得之南冠之日其智略有足
多者雖復仁一樸欶儒生無他材能逐鹿之際漢旆且
先遜令泥首於轅門外夷相吞犬羊常性乃復使之折
戈頫頟降心而聽命故曰忠信篤敬蠻貊行焉不誣也
傅安久羈西域視蘇武已爲過之不知勞苦之狀何如
子卿然而皇靈以宣臣節不失可謂老而彌壯者矣家
有白頭之母無陸賈之金首丘之日猶能藉天子之
寵光以終人子之養不謂忠孝兩全者耶

楊善字思敬大興人也少補北平諸生不大讀書好爲人策事慷慨多權畧燕王初起兵內靖署善典儀所引禮舍人從世子居守燕王既有天下予善官序班善儐𧰼儀工舉止吞吐如洪鐘上常目屬之稍進爲丞兒皇嗣位進爲鴻臚卿居第有美園亭與京師權貴人遊大侍公卿間聲歷事仁宗宣宗正統十三年卿老滿遷禮部左侍郎明年從駕至土木師潰𢇁足走還京師時年六十五矣也先入犯郕王以善曉暢軍事攻左副都御史佐于謙營九門外禦虜數有功進右都御史善自侍

卽歷其端皆領鴻臚寺事而是時太上皇帝在漠北虜且故事自朝正出率從朝房相謁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與衆愧爲止時虜亦欲歸我太上皇每索大臣到迎而我先所遣科臣李實乃假卿佐以往虜故猶得藉以責我曰我留汝皇帝無以爲奈何不遣大臣來迎歸諸大臣無有敢任行者善獨出班請曰上皇待虜已越朞犬馬臣未嘗有一飯不戀戀於朔北今幸叨從九卿之後願假一介行李談笑而折其跋扈不臣之心虜其或者悔禍於予俾臣得奉

上皇以歸君之靈也社稷之福也即不然臣節亦盡臣死無憾工部右侍郎趙榮曰臣前巳如虜師識虜情臣願陪行詔許之予之勑然絕不及奉迎事善至也先問曰都御史為通好來耶為迎皇帝來耶善曰南北之好久矣奚待今日太師偶以日者耀兵我境我太上皇是以得與太師相從及此然太師奉事我上皇猶吾臣子我中國人民無不稱頌太師盛德上皇今巳稍倦於遊我臣子是以敢有今日之請也先曰日者之釁乃汝中國自貽之慼汝知悔乎善曰太師始以是為可挑之詞

耳總以太師之英雄偉略又欲示威於我邊境我太上
皇帝亦惟是聽比之小人致貽今日之憂太上即肯深
居九重惟是守彊將士左執鞭弭右屬櫜鞬與太師相
周旋于邊鄙之中未知雌雄若何耳也先毋有詰難善
輒片言折之語具在北狩紀中於是引善進見上皇遂
以明日奉駕歸矣君子謂上皇之得以返自虜庭善有
詞也善歸進左都御史仍領鴻臚寺事李實者字孟誠
合州人正統七年進士爲禮科都給事中使虜上事宜
八事上曰此難可以遙度也實捧勑書請之無迎復語

訐之將請白閣臣遇興安詬之曰爾奉黃綸幹事他何與焉實遂偕肅使北行上皇見實泣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實見上皇皮帳布幃蓆地而寢泣伏奏曰陛下往日深居宮殿玉食錦衣乃因王振遂至北行非陛下寵之太過豈有今日蒙塵之禍上皇曰振未敗時卿等無人肯爲朕言今悔何及明日也先款實問曰爾等念太上否實曰君父蒙塵臣子豈不念乎也先曰念之何以不遣大臣來迎歸實於是信肅之欲歸我上皇非設我也實歸進右副都御史趙榮者字孟仁以能書秀才選

任中書舍人初與右通政王復通候上皇還改太常少卿及奉上皇歸轉左侍郎榮陽縣人也上皇後復辟進禮尚書實時巡撫湖廣中吉奪職為民或謂實至虜中見上頗倨而其詞又懇上故嘲之蓋雖負才辯而以巧佞取功名景帝易東宮加太子太保先嘗事王振後更事吉祥而比石亨故又以奪門功封興濟伯兼禮部尚書賜號奉天翊運推誠守正文臣卒仍故封進侯謚忠敬四子一為勳衛一指揮僉事一千戶一鎮撫孫增尚公主為駙馬都尉

諭曰興濟材人也而其功名則皆巧於伺竊而得之又開其憸忮人也初爲序班坐事下獄庶吉士章朴亦坐事下獄偶與善言家有方孝孺集時方窮治孝孺黨善從傍覩而密奏之上遂誅朴而復善官最後于謙王文之僇陳循等之竄皆有力焉善死或云見謙文爲祟倏忽亦昭昭矣哉昔夫太上之歸也謂善之口舌可能爭而得乎非也乃天歸之又豈虜之真能悔禍而來請乎亦非也乃天牖之天留太上以天順八年之天下即非善往而必歸也即賈再往而亦必歸也天啓太上以爲

殷憂之聖主故使之居夷一載而不以爲辱南宮大載而不以爲屈故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天之所去則爲亡國之微欽天之所留則爲處桐之太甲吾故曰皆天也

劉戩字景元安福人也成化十一年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進侍講弘治改元奉使交趾戩從兩鍵僮一行輿道南寧直抵交境交人驚曰昔之使者皆航海來颶颿蔽洋今豈天人耶步空而至也郊迎館候覗昔倍恭陪臣拜跪攄大明恭禮受之不與交一語至之日頒

詔明日宴畢遂行交王饋之金珠犀象不一顧旣行復遣陪臣要於路期必致之戩書初入關詩示之有曰歸裝若有關南物一任關神降百殃交人益敬悚戩初入交若炎若館人進一象骨扇出關返之還陞右春坊右諭德踰年卒配胡氏盲女也胡數請置貳室不聽臨卒宗縉昔曰劉伶之鈍旣荷旌叟之敞如遊無一語及家事云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十五

宋蘇胡王吳桂魏列傳第十三

東莞尹守衡著

宋學士濂者字景濂浦江人也娠七月而生嬰兒時多病六歲能記二千言稍長受春秋三傳於聞人夢吉先生歲餘悉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吳貞文公萊講學白麟溪上濂與金華胡仲申從攻古文辭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溍皆大儒濂皆師事之宋學士家言濂且以後進燁燁先達間矣至正中以布衣徵拜翰林國史編修辭不就隱居小龍門著書龍門子上克婺州郡守王

宗顯禮致爲郡學五經師王師下括倉上復徵與劉基等四人至江東授江南儒學提舉使授太子經濂爲太子陳解經義問傳恒言爲帖括上以爲疏通語從臣曰先生淳謹君子也上方從馬上定四方問濂黃石公三略濂曰尚書典謨帝王大經大法具在願陛下留意上以善而心頗迂之矣甲辰遷起居注纂修元史陞翰林學士知制誥失朝降編修洪武三年侍講學士魏觀爲國子祭酒攻濂爲司業坐議孔廟禮稍緩謫安遠令尋召還爲禮部主事陞太子贊善大夫上問帝王宜讀何

書濂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令大書揭兩廡壁尚臨
御賜坐講析陞侍講學士仍兼贊善大夫令輯歷代奸
臣事爲辯奸錄分賜太子諸王上作祖訓錄成令濂序
之於時當代紀載上皆屬濂總其成上最喜濂博洽然
不敢使參大政一日欲試之濂頓首謝曰臣少無它長
徒以文墨事上待罪禁林陛下之恩大矣一旦受職任
事一不效臣死不足惜役陛下不敢上盛重之上擇年
少舉人俊異者爲翰林編修令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
濂爲之師每令太子親王迭爲之主上時幸堂中品評

文字濂每見上輒賜坐賜茶詢往章講治道夜分爲常
濂尤忠眷不洩大書溫樹二字室中人有問朝廷事指
二字不荅上嘗召翰林諸臣飲勑內臣行觴濂素不勝
杯酌捧觴辭上曰卿姑試之濂飲畢上曰更宜一觴又
辭上曰一觴豈便醉人乎濂舉觴甚縮上笑曰男子何
不慷慨濂一吸盡上大悅而濂已赭面蹉跎矣上復笑
曰朕爲卿賦醉歌濡翰墨賜濂辭一章顧諸臣曰卿等
爲朕賦醉學士歌俾百世下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他
日御武樓濂侍坐上勑中使入取所儲甘露於宮中起

用金杓煉湯於鬥調以飲濂曰此天地至和所凝服之去沉疴延遐齡故與卿共之上又見濂行步艱命太子選良馬賜濂上爲賦良馬歌九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曰朕起布衣爲天子卿自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官其子以孫子璲之子慎爲儀禮司序班介子璲爲中書舍人加贈祖爲太常少卿父爲禮部尚書誥辭乃上親製爾濂實有古人之風撓之而不怒靜之而不肆豈不如淵之澄清者乎攪之而不濁靜之而不清

朕觀濂之性有若是焉又嘗廷與濂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爲君子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僞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謂君子人乎抑可謂賢矣十年致仕賜綵綺御製文集太子贈衣三襲上曰朕拔慎賞錫卿忠誠貫金石故以賜卿卿今年壽幾何矣曰六十八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濂頓首謝上令濂孫慎護行後屬濂曰卿歸猶能來見朕乎濂叩首曰臣身未就木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入朝上大喜日侍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籞侍食便殿日中始退

上嘆曰純臣哉爾濂方令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濂遜謝歲暮乃辭歸既數日上語璲曰爾父道中無恙乎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歸居青蘿山杜門著述人不見其面布衣蔬食無異貧士或勸為子孫計曰富貴一家物哉我乃遺之也十三年孫慎以黨逆坐論死濂當得重辟以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卒年七十三濂豐幹短小細目跡儒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文名滿天下海外諸國朝貢接國門必問太史公安否

購其文以歸日本使奉勑請文獻百金濂不受上問濂對曰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上晚年天威叵測有上萬言疏觸上怒甚以示群臣群臣或指疏中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濂曰應詔陳言本效忠無它烏可深罪上爲霽威再閱疏中多足采召前指抵罪者罵曰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幾不悞罪言者濂之既請老也入辭上上問曰今在外文學復有如卿者乎其舉以自代濂對曰國子監學正蘇伯衡臣鄉人也博學篤行文辭蔚贍有法要不可以微賤忽

之伯衡初在成均教胄子五年士多好古通今近臣有薦於上即日召見親擢翰林國史院編修伯衡詣丞相辭曰禁林地望親切日侍天子左右備顧問至華要也伯衡不幸幼有瞶疾雖黽勉文史然大懼奏對失措將速刑僇誠不足以堪之故辭丞相以聞上亦不之強也及是濂告上亟召之伯衡至宰執以下咸往候伯衡曰聾瞶之人安能復侍天子之側以自取罪過明日入見固辭上屬目久之旣退問群臣皆述伯衡前語上然之賜文綺及寶鈔遣歸二十一年會試上仍召爲考試官

事故即辭歸遂不復出見客伯衡字平仲宋文定十世孫嘗有詧說四十首爲學者傳誦胡仲申者名翰元季與濂俱不肯仕仲申隱居南華山中人稱胡仲子上下婺州始應聘起授衢州教授會修元史上以濂爲總裁翰爲纂修濂薦初在變永樂十一年璲子懌以蜀獻王命遷葬華陽遂居華陽璲字仲珩以書顯與華亭宋仲溫吳郡宋昌裔稱國初三宋懌兄慎亦能書時人亦稱之宋氏義獻建文時召入翰林爲侍書贊行三十慎懌俱皆無後成化七年巡視四川前京戶部侍郎黃琛爲

濮請贈謚又久之予謚文憲

論曰太史公恂恂乎德言君子也受知高皇千載無兩而婺州之行不免何哉公初辭元辟命欲入仙華山爲道士趣裝以遂其行語之曰先生行吾亦從茲往矣他日道成爲列仙胥相忘也嗟夫一公逍遥乎斯可其無遺憾於身後乎

王禕字子克義烏人也至正初詣闕上書八千言不報隱居青巖山術人叛琦見而語之曰公當爲異代人物上克婺州徵禕禕曰吾聞大亂極而聖人出琦言盍在

兹乎詣見上上大喜命署中書省掾與語稱子充不名辛丑獻平江西頌上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爾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二人皆以文學受知然禕上常屬以民事上爲吳王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陞侍禮中掾引進使轉起居注丙午出同知南康府事綏輯有功特賚黃金帶及上即帝位召入議禮忤旨改漳州通判瀕行上疏曰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必祈天永命以爲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既修則天眷自不能已

若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爲政故能傳四百載之業簡冊所載不可誣也欽惟陛下資不世出之姿奮大有爲之志艱難十年大業已成周之文武漢之高光蓋無讓焉臣竊謂之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爲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

寒暑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人君體
上天生物之心故一動一靜之間務合乎天不然則天
必示之變異以警戒之人君誠能修德則豈不足以當
天意而承天眷哉此臣所以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天民
特君以為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已之休戚以君
民同一體耳古者藏富於民言取之有節也取之有節
則民生遂而得其所陛下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鹽
逃仰之租稅民生咸悅莫不得以遂其有生之樂然今浙
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斂之當否猶有可議者此臣所以

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
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寬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
也今陛下建國之始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
及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謹舉帝王爲治之
大要昧以聞陛下無謂儒者常談而不加省焉上嘉
納之修元史召還與濂同爲總裁禕在史局上嘗欲以
秋後一日召禕濂之上閣道中使齎觴史成拜翰林
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禕長身山立人望之
若不敢即上見頗奇其人乃令齎詔招諭雲南梁王把

勑祝見禄疑不奉命禄因説曰今天子使使臣遠來毋亦以雲南生聚百萬不欲殲于鋒鏑王不聞元綱解紐天下豪傑蠭起惟我皇帝肇基江左命將四征不五年關内平陝友諒東縛張士誠南下閩越北靖幽燕爾元君走死摭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曾無用武之地天下大定蠻夷酋長莫不稱臣王今欲與天子抗衡崛強於此試自料勇悍強獷孰愈張陳土地甲兵孰愈中國度德循義孰愈天朝推亡固存孰愈天命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孰若順天之命奉版圖歸職方官封如故身名

供全不亦美乎王恃險遠欲拒朝廷朝廷遣一偏將將百萬衆龍驤鷁艦會戰昆明王如魚遊釜中耳不亡何待衆王聞之頓足呼召白失欲咨謝曰使者且休請改日待命於是術之上官術監數月元有尊王自立朔漠使侍郎脫脫至雲南道耗求援聞術在欲殺之衆王匿術他所脫脫讓王曰國家削弱不能救而王反欲遠附他人耶躍馬欲去王不已出術與見脫脫欲屈術禮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寔代之汝如燔火餘燼尚與日月爭光乎我將命遠來豈爲汝俯首死而已遂爲脫脫所

害年五十二其明年為洪武七年上不知禕死復謂參政吳雲曰雲南未奉正朔卿能為朕作陸賈乎雲曰臣奉主上威德以之大義曉以禍福當令北面稱臣如其其頑不靈六師臨之未晚也會獲梁王漢北使鐵知院等二十人至上釋之令與雲偕行二十人既至沙塘口謂曰吾儕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罪必不免誘雲胡服擁髮許為元使改易制書以給梁王雲不從二十人毆殺之其後雲南平上乃知雲死狀求歸其骸蔭雲子獻為國子生禕子紳洪武二十八年走雲南求父遺骸

不得還位建文君新即位給事中徐誠御史黃凱薦名爲國子博士預修高皇實錄上言父忠節狀曰陛下方隆孝治而明詔又有旌表節義之條正微臣得展葬情之時先臣志節獲伸之日也下翰林議賜祭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諡文節開國以來文臣之有諡自禰始也靖難後革正統六年以義爲承劉傑請仍賜翰林學士改諡忠文成化十八年命雲南布政司歲祭弘治中雲南撫臣援禰例復得賜雲刑部尚書諡忠節與禰並祀雲南賜祠額爲二忠雲子友雲宜興人仕元爲翰林

待制徐魏公克元都送赴京授校書郎歷官刑部尚書出爲湖廣參政坐事逮上釋之有是遣云嘉靖中又官其曾孫承宗中書舍人

論曰王禕與雲皆以天子之命使見戕死等耳滇平贈卹獨加於雲不及禕何也禕事上十有五年上固深知禕者詎忘禕耶夫陸賈之不能賢於蘇屬國也明甚禕既不獲生還如蘇屬國然以方陸生功垂成而始敗又與雲之被陷于中道者異日談也儆日之節迄嗣君而始白人固有幸有不幸哉

桂彥良名德稱慈谿人元季舉于鄉上南宮不利歸
石山再長高節皆有文名時平江路文學椽不就曰吾
人待天下之定也洪武六年大徵天下士彥良以省臣
卜待詔公車一時名士集闕下數千人獨彥良得以仁
衣錫宴授皇太子正字入侍大本堂成皆太子多
公子深器重之詔與宋濂分教文華堂上嘗語彥良曰吾
贊彌諸生多爲宰輔卿士勉之上嘗詢以治道對曰洪
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顛好惡顛則用賞罰刑賞乖則
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將忿慾是務去上曰善他日

從登內城上曰朕比來善善惡惡何如彥良曰明君至公無私則好惡自當故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上揭之語殿楹明年日南至有事于圜丘上以祝文讀上者彥良曰予小子履湯用于郊我將我享武歌于南以古率今未足深譏上笑曰卿動援經史屢聞獻替言文之上欲誅一墨吏彥良爭如律上不聽彥良曰三尺法陛下當與天下共守之上不能奪上以三府疑微中之獄且試之多見原法官呵彥良失入彥良奏當取長之益上曰不然吾因其末而拔其殖以遊其全上可

修良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佚用法
法以靖民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　　　　　德
門侍上曰卿何官曰正字上曰卿等　　　　三教
曰治天下當法孔子上曰江南大儒惟卿　　八臣人
敢當宋濂劉基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　　十
年擢晉相府右傅上親製勑褒爲之勑曰　　爲人
延乃一聖一賢所以稱聖賢者何淡居以來　之所
以然者何蓋謂務懷才而抱仁者博濟以　　其爲
聖賢之稱非人　　　陰隲厚而天地鬼神役然也何

當時無聖賢之稱而乃後世稱之此所以陰隲也且孔孟之賢聖也當時奔走天下志在功德者以安生靈使帝三王之道興何期事在七國縱横之秋不能行矣於觀當此之際雖聖與賢猶不得其位如爾桂彥良心存而不詐本固執而不變其爲人也善其爲學也篤使其通達變化則無所取焉若校之愚人及作聰明者爾尚稱爲能士也今晉無王傅特命爾往職之豈不忠一與一賢在當時切於入仕却乃不得其王佐之位乎爾既往而至其王府之事所以輔者祖訓必當規矩作聰

明務欲靜安毋干有司事其助王之道務揚善而使之以由善嘗論不德之人嘗使不復其蹤避其險惡也於此篤記在心則王佐之才足矣汝往欽哉彥良以輔導在先格心製心圖獻晉王上開之嘉奬十三年并相府改長史授奉政大夫十五年以晉相人朝上太平十二策一曰法天道二曰順地利三曰順人心四曰養聖德五曰培國脈六曰開經筵七曰精選舉八曰審刑罰九曰敦教化十曰馭戎狄十一曰蒐材俊十二曰廣咨訪上閱策顧語侍臣曰朕初謂儒者泥古而不適今今觀

彥良言皆有裨於政道顧可謂通儒十八年以病免歸二十年卒彥良故慶元府判棐同子也生之夕室有火光如流星母以爲不祥棄焉有桂氏鞠而子之故從桂姓彥良見道純一而寡知變上以故稱重彥良然卒不使參大政

論曰國初之所謂名士者我得品其人矣黎眉公抱黃石起爲帝者師龍門子負尚書入爲明聖輔皆文人也桂彥良出應旁旌言稱宜聖上故亦以王佐才予之雖然兩公論思黼扆孰與戈長孺者善保其身[illegible]也哉

魏觀字杞山蒲圻人也太祖平江漢徵授平江州學正遷國子監助教浙江提刑僉事吳元年改兩淮都轉運使入爲起居注洪武初建大本堂侍皇太子說書及授
秦晉諸王經二年十一月冬煖如春上召觀偕危素詹同吳琳宋濂遊觀内苑燕紫閣上曰卿等各賦一詩以述今日之樂明年春轉太常卿七月陞侍講學士與
宋濂皆轉國子觀祭酒濂司業四年廷試進士與博士孫吾與修撰王僎爲讀卷官九月坐考祀禮遲慢與濂俱外謫未赴皆召還禮部主事賜宴奉天門上日前日

送卿去今日與卿飲何其樂哉仍命各賦一詩五年上以姑蘇京輔重地經張士誠之亂民未獲寧宇命觀往爲知府觀懲陳寧苛政濟以寬大敬老恤民建學舍闢宣聖廟庭舉鄉飲酒禮聘郡賢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教授貢穎之定儀節高啓王彝張羽闡文學郡多耆耋崑山周壽誼年百有十歲吳縣楊茂年九十三林文友年九十二皆延至之禮成彬彬可觀壽誼還躬餞諸郊再拜送之時戎事倥傯百物彫耗禮文衰落觀能力挽躬行風教勃興封部斡然課績爲天下最上嘉之陞四

川行省參知政事郡父老上疏乞留命還郡七年觀以
舊治爲張氏竊據改而新之衛帥言上曰觀興既滅之
基有異志上怒誅觀尋悔之命祭觀皇太子諸王皆有
祭賻觀守僭竊僞邦其所延致門下士又皆故時僞府
賓客以是卒不免於難周壽誼既省卿筵後又六年上
召見便殿賜宴慰撫之冠帶楮幣給驛舟遣還踰年
乃卒壽誼生宋淳祐四年甲辰跨元及明凡三國十三
帝爲年一百一十六歲
論曰魏觀本廊廟美材不肯失身僞漢讀書蒲首山中

搆亭梅初吟咏自適寄志清遠斯固一時也已而　遇

真主幡然出應弓旌及夫大寶有歸與宋景濂並侍東

朝同升講席賡歌紫閣爲天子嘉賓歡同魚水世亂則

隱跡以求志運泰則弘道以匡時出處大致良有足觀

者至其出守畿輔敬老尊賢禮教大興庶幾哉德讓君

子之流風讒言一入遽嬰大戮謂孰是以懲乂側其視

彰癉大典不其舛與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十六　　東莞尹守衡著

樂宋劉陶詹劉鉞曾徐貝梁劉王張邛列傳第十四

樂韶鳳全椒人乙未韶鳳與友人趙孝丁才曾文質陳旭陳友六人並起於滁從上渡江孝才旭友四人皆有材武獨文質攻醫韶鳳博學能文亦有智略時與參贊機事爲人謙厚上甚愛重之上即帝位之三年授韶鳳起居注俾與諸文士考議禮制四年轉給事中遷中書省員外郎再陞兵部侍郎尚書六年改侍講學士與修大明日曆奉旨校定洪武正韻更釋奠先師樂章尋

移病免八年召拜國子司業陞祭酒上手勑勉之曰文廟之設是尊先師也因之而國學焉所以歷代以之而訓君嗣教公子也觀斯所以不爲不重故哲王必選名儒以導學者今朕法前代命爾樂韶鳳承是師範闡揚博洽使幼者記壯者解毋忽寸陰之工不但爾此職任其有補於朕政若此必後賢之濟濟焉汝往欽哉未幾致仕歸以壽終弟聃以人材進遷開封知府太常卿毅爲諸暨同知並知名文質官授太醫院判奎才並都指揮使旭從靖難封東陽伯文平變功封武平伯

朱升字允升休寧人元末為池州學正郎上初下徽時召見陳三言者也生而好學著有易詩周官儀禮禮記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孝經小學旁注嘗曰旁註之作也知其融者以為小學訓詁之入門悟其緒者知為研精造道之要決平生有得聖經之蘊以此吳元年授侍講學士制曰朕聞洙泗群賢之大成新安為文公之闕里先後相望斯文盛昌兆新安之行人與前賢而同氏允為博古通今之士老年碩望之先是宜備顧問於內庭參密命於翰苑惟茲華要用寵師儒朱升邈[illegible]禮

決之場超擢傳註之表群經獨得其趣諸子莫逃其情網羅百家馳騁千古自其潛心積慮至於皓首蒼顏用功勤矣朕開基以來歲命徵聘戔戔束帛爲衿式於國中青青子衿來英才於館下議禮作樂郊廟所資修已及人國家所尚擢㸃王署侍講彤閣鳳池兼掌於絲綸麟史仍參於筆削天地交泰有資輔翊之功宜汝昭回共致文明之治可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洪武改元與詹同共定宗廟學子之禮奉命修女誡尋以年老乞致仕

劉崧字子高泰和人洪武三年以經明行修薦授兵部職方司郎中陞北平按察副使日治政事夜則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夜冠起坐待旦若加意於學校不肯以一公事擾諸生坐胡丞相黨謫輸作京師尋放歸鄉十三年惟庸誅上手勅召爲禮部侍郎是年冬[illegible]賜致仕上又手勅勞諭明年起爲司業賜鞍馬令朝夕繼見未旬日遽得疾猶強坐訓諸生俄卒上悲悼曰劉崧前日徵來朕將其後先命教國子將以作成我公侯子弟以待用豈意其至此哉命有司治殯斂賜諭祭卒

年六十一嵗家故貧聰敏好學常以天寒妣筆手為皴裂授徒自給元季鄉舉國初入官十一載不以家累自隨身一僮往至即遣還身所服被衛授館時物間學之功老而彌篤所著書有北平八府志及職方集皆其留心職業之手筆也詩文凡二十餘帙

陶凱字中立臨海人洪武二年薦徵與修元史史成選授太子正字除翰林應奉文字三年超陞禮部尚書考議禮制務與藁城崔亮精可否亮亦有學識善論奏同升與吏部尚書詹同上宴享九奏樂章上命協音律名

歌之謂侍臣曰今所製樂乃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諠譊淫褻之樂悉宜屏絶勿陳也五年上言漢唐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今起居注記言記事宜令案省府各置銅匱簿錄政事以時收入依會要編類爲書上從之是年出爲湖廣參政七年增賜祿米百石令致仕八年召爲國子祭酒尋改復以參政致仕凱嘗爲人作文往往獨稱別號曰耐久道人不復書名爵上曰何自賤也爲設大官卑職山林館閣辯以卻之今呂指凱卑職別指內黃令沈仁也借言沈仁每予人文務以內黃縣

令書於首故求文者求其名以爲貴忘君爵而貴耐久則不貴爾道人則不慶善視名以二文爲一目睽乃辨其人矣耐久文觀之乃有黃精嚴微之氣洛亭沈仁文觀之則御爐煙靄尚有御饌之氣芬芳山林館閣虓然矣蔣後有修撰白谷祿與權若胡儼也若昔比爾洛上公綸上亦爲著稱亡周臣呂望能釣歸朝至今日望淡三傑良何參今亦良何參三名不易本皆尚其名而流芳昔有河上翁今徒使人知河上耳不知其姓氏此好奇論詐之徒何足道因并及凱曰是其自賤無諂所催如

樓平凱竟坐罪凱才高學博爲文千言汨汨不見有艱
難意時稱鉅筆
詹同字同文徽之新安人元季茂才異等爲郴州學正
避亂黃州事僞漢爲翰林學士承旨兼御史漢降上授
同國子博士階考功郎中同有識鑒或言人心如深淵
不測同投長竿探知其尺寸之所底止丙午轉起居注
翰林待制直學士洪武元年侍講學士同在翰苑文學
重於一時遷吉尚馬司侍四年二月與國子司業宋濂
主考禮闈濂所闈士顧多縣衡於同濂出語人曰詹同

文之校文如老吏之斷獄其推重若此五月陞吏部尚書上謂同曰論行事於目前不若鑒之於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帝王為治之道試為朕言之同對曰古帝王之治無過於唐虞三代上曰然朕觀唐虞三代之治皆本於心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叔季之治皆由乎法出乎法者遂入於權謀術數求治彌堅去古彌遠矣六年遷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同上言陛下起兵渡江以來征討平定之績禮樂刑政之詳雖有紀載向未成書請爰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編為日曆。

藏之金匱傳於後世上從之同夙夜史館編集一日見上留燕霑醉歸日已暮舉人黃杲校對未退同賞賦詩贈杲少選上乘步輦至館同餘醒未解上曰卿醉未醒耶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上曰詩何在對曰在史館上顧謂宋濂取詩來濂取以進上笑謂濂曰朕與卿和同詩卿當為朕書之書畢賜杲仍辭成凡百卷上之同又言曰曆藏之天府人欲見之不可得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為書以傳天下從之名曰皇明寶訓凡四十類五卷其後聖政史官日錄增

入上一日與同論方竹灑翰墨爲記賜同同捧記忭躍趨拜丹墀下謝頗龍鍾上笑曰卿頭童齒豁矣何謝爲是時同年七十矣上見同皓首蒼顏與行面少年旅進旅退惻然憐之賜致仕未幾復以爲季吉罷兼吏部尚書卒子徽別有傳

劉三吾名昆孫以字行茶陵人三吾美鬚髯善文藻嘗自陶寫若行知非化鶴瀟湘集元季避地廣西行省署爲靖江教諭稍遷儒學副提舉已聞德慶李文彬最好士又往依之五羊孫仲衍王彥舉皆廣中名士三吾遊於

甚閒而左丞何公爲之館穀洪武元年王師入粵三吾乃歸茶陵洪武十七年上用通政使茹瑺薦徵至時年七十三矣三吾俯伏上前奏對詳謹上喜授左春坊左贊善命編省躬錄許陞翰林院學士二十三年授晉世子經坐怠慢爲吏部侍郎侯庸劾降國子博士尋復學士上自浦江新安諸儒卒後晚得三吾甚喜有編校輒屬總裁與咨議上嘗讀蔡沈書傳問群臣七政左旋然乎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鄰考功監丞郭傳皆舉蔡氏書註對上曰朕自起兵後至今未嘗寘步覽蓋二十八宿

經也。附天體不動。日月五星。綿乎天者也。夜嘗按指一宿。而太陰在宿西去。夾許。晝夜則漸過而東。由此觀之。是右旋也。蔡氏洪範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文皆言天。非也。夫風雨霜露均調四時五穀結實以遂民之命此天之陰隲也。敷五教教民。明五刑弼教。使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各安其居。此君之相協厥居也。蔡說皆付之天。而人君奉天勤民之政。邈不相與。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意哉。於是命二三吾總其書定正焉。自註洪範一篇。令三吾序于後。上曰。朕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

氣凝奎壁奎壁文章府也朕甚異焉今年春暮始消又
運自此興矣卿等宜攷正古今慎述作以稱朕意又令
并修孟子節文初上問三吾三吾如上芥蔻歸語輒廢卷
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配享詔有諫者命金吾射之
刑部尚書錢唐手疏入胸受箭曰臣爲孟軻死上
乃大悟配享得不廢是時上遇諸儒甚厚賜綺紹長被
朝班前列侍衛上每以學士召坐次中殿而三吾爲諸儒領袖
皇太子薨上意在文皇嘗曰燕王似朕問三吾三吾即
首對曰陛下言是但置秦晉二王何地上領之仍立皇太

孫立三吾有力焉三吾婿戶部尚書趙勉夫婦坐法當刑三吾詣吏部自陳坐失家教退免明年九月召還復學士三十年與安府紀善白信蹈主考會試而北士多落第及賜進士上以陳䢿爲第一人北士大譁三吾取士不公上閱士之得雋者皆南人亦疑之乃詔三吾及陳䢿等一中三人皆下獄命侍讀張信侍講戴彝等覆落卷得六十一人而三吾又與考官婿以下卷進事覺上益怒曰是皆胡藍餘黨詰拷訊諸考官棄市宥三吾死謫戍邊上復廷試賜韓克忠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三吾尋暴卒唐象山人也唐嘗被召詣闕書陛立而語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階下不跪不爲倨唐之任真守正率此類也唐貌魁梧居常冡杰自召貝因元亂隱不仕太祖既有天下始獻長詩一章獨古拜刑部侍郎時年近六十矣

論曰始高皇帝自立國時其衣要地俱以致舊克之然多被虜名幾務皆從宸斷館院諸儒獨劉基宋濂二人最貴幸上所從受經史資治理而朱升樂韶鳳詹同諸學士間被顧問總皆未能有所獻替而將順不遑他如

錄自元國若危素秦裕伯答祿與權等取充位而已及收大物修元史乃令朝紳各舉所知使使者持書下郡國徵聘山林遺逸一時耆舊乘運而奮悉然應命咸願披腹以呈琅玕襲在兵革偃息未遑禮樂之事於是從諸儒者定禮制使五帝三王百年已墜之典又汙复俗乘與天下維新而是時稽古考文之士雖未必魯兩生齊夾變率凡以鋪張雄偉黼黻王化一代制作炳赫千古與天下極矣士集輦轂下凡數十人詔皆錫以官秩或領州縣或授諸傳或以老癃疾疢頗自引退賜以

余皋遺歸云論名位顯晦出處殊致彼其文章行誼斯皆彬彬然允稱宿學老儒亦昭代之羽儀也其最著者王褘陶凱各有傳魯貞爲禮部侍郎魯新淦人也宋太史言魯君之學叩之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敷杳莫窮其端倪初授禮部主事嘗逆折一二外夷失臣禮受知上上問丞相曰魯貞在禮部何職耶丞相對曰主事上即日超大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嘗屬魯貞制草一見嘆曰頃觀陶凱文已起人意今魯復如此文運庶其昌乎史局群議沸騰但魯至尤舉傳記折之人人心醉而去

嚴陵徐尊生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蓋謂魯與濂也。太史公笑而領之有徐大年者淳安人召修元史史成命官之辭以老乞還鄉詔留與宋太史濂修日曆大年長於本末義例識會通首尾無衡決之患宋太史深善之書成賜金帛遣還山又有崇德人貝瓊年四十八始領元鄉薦張士誠之竊吳自王也徵之不肯往入國朝始就徵修元史受賞歸六年以儒士舉授國子助教慨古樂不復著大韶賦以見志九年遷中都助教教勲臣子弟又二年乃致仕是時瓊

羅璧六十號通經傳古者相接足於闕庭新喻有梁寅就徵時已六十餘矣在禮局爲諸儒領袖亦不受官歸隱石門山四方士皆就山中從受學時稱爲梁五經所著有周易參議春秋攷義書纂義類禮周禮攷註詩演義策要論林宅吉史略類訓學書藏之一室中號書莊曰莊者田舍之稱也秔稻菽粟之所藏也吾旣無田以穫秔稻菽粟而所藏惟書子孫守焉無租稅無枓需學則足以應上之求替時之治是吾之不念子孫立產業實所以深念夫子孫者也子孫能守是莊則亦足以贍生

矣又有劉于者來豐人先仕元爲泰和學正洪武四年
徵至于初入見召進内廷講論經傳上爲竹者兩三
明日復召見勅賜冠衣又明日召見便殿諭曰君子爲
學當見世用朕將官爾可任州邑之職乎于俯伏對曰
臣前仕元嘗應進士舉試南宮不利今幸逢有道之朝凡
有血氣皆感思遂臣老之月臣豈不知效奔走以竭忠衷
第犬馬齒既衰頗已種種自度不能有所爲矣即欲勉
強應命恐負天恩敢固辭上熟視曰爾誠老矣盍賦詩
見志于揮毫成詩上覽之大悅命太官賜酒放還山又

王珪者御史吳與宗薦爲有學有行之老儒徵授翰林典籍勑曰爾珪年已六十有八比呂望之興周未老較之公孫弘助漢正壯若職以翰林典籍坐院中有言則至或問則答是其宜也珪職雖小朕命東宮出閑中講道悉爾卅秉沃我儲嗣於斯可乎果如朕命汝往欽哉六年上開文華堂禁中詔選是年解額內雋異士張唯等十有七人俾肄業其中唯示豐人是年以尚書舉第一十七人者皆擢翰林國史院編修以贊善大夫宋濂太子正字桂彥良分教之上每政服輒幸堂中取其

父親評屢多命光祿日給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爲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及弓矢鞍馬恩禮甚厚瀛雖雖可啓迪顧諸生皆上所親教不敢以師道自居

日侍燕閒詢及肄業進益瀛對曰無如張唯者因備述其才請錄爲弟子員上笑而許之三月上命唯等各歸展墓皆構監察御史以行尋還任其將同進者有符符王輝河内李端洛陽張翀禮遇雖不及唯然侍從車駕應制備顧問未始異也七年瀛侍上升武樓賜坐問曰天下雖安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能知其人乎瀛

對曰會稽有鄧傳者寄迹釋氏法市中其學有淵源其文
組贍新麗而精傀焜煌其論議本於皆根據乎六經波
瀾相推若不知其所窮誠一代奇才也邇來以文一卷
山臣故知之上頗之形自喜爲務攻儒僧文將作用
之命瀕以傳文進覽上覽已笑曰誠如卿言即日召見
謹身殿擢爲懸表翰林文字日侍左右備顧問每命題
俾撰文若詩輒當愛上歎俗注禪陞起居注遷考功丞
於時上多處意文事萬幾之暇常與文學侍從之臣親
灑翰染賦詩爲令康和一日賦冬日學士危素詩成最

從上覽之顧大悅曰素絲老成其有軫念蒼生之意乎
一時廊廟之泰交恍然其見千古賡歌之遺響矣